

全唐文

卷九百七之九百九

元元元
法融楷
元範融楷

辨
明威崇

機
濬秀拔

慧
神元宣

立
昉則業

竹居致慶

道心法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道心法法法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目錄

元奘 二

答摩訶菩提寺慧天法師書

答中印度僧智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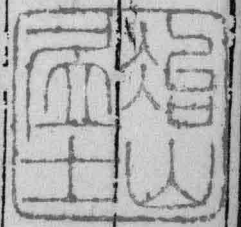
謝賜手詔啟

謝皇后施袈裟雜物啟

謝皇太子令充慈恩寺上座啟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啟

謝高昌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啟



謝賜假營葬啟

造石浮圖發願文

辨機

大唐西域記贊

慧立

致于僕射書

元奘三藏法師論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

元奘二

答摩訶菩提寺慧天法師書

大唐國苾芻元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
下乖別稍久企仰惟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法長
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夾
來意既厚寡德愧以無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
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
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鏢腹之賓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

俊之上故多歡適也元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
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
當對諸王及百千徒眾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
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
此輒生凌觸會罷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
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
無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
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意恨
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耽翫羊鹿棄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

朕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宜
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
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足盡其深心也願知前
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名如別請爲附來餘不能
委述苾芻元奘謹呈

答中印度僧智光書

大唐國苾芻元奘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
師座前自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戀之情
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并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

若覩尊顏踴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後漸暖不審信後何如
又往年使還承正法廣大法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矣
嗚呼可謂苦海舟沈天人眼滅遷奪之痛何期速歟惟正
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傑之
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
邪山塞洪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寶所示迷眾於大方蕩蕩
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
常之書莫不韞綜胷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
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

夜不疲衢樽自盈酌而不竭元奘昔因問道得預參承并
荷指誨雖曰庸愚頗亦逢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深
殷勤之言今猶在耳冀保安眉壽式讚元風豈謂一朝奄
歸萬古追維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訓早昇堂
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法爾當可奈何願
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邈多闡其
嘉猷今法將歸直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
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元奘所將經論已翻瑜
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千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

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
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
流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雖俱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雍
雍穆穆亦不異室羅筏誓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
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爲附來并有片物
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元奘和南

謝賜手詔啟

沙門元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于丹字睿
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

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澗忽矚崑荆之寶捧
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札唯敘睽離惠遠辱
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
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
更高架曹馬而逾遠者矣但元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
蘘之身實希松杞思願媿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允
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
之慈無遺鳧鷖雲雨之澤不棄蝥蝨而明照霈臨不垂亮
許仍降恩獎曲存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旣戢來言不

欽定全唐文 卷九
四
敢更請謹附謝文唯增悚越

謝皇后施袈裟雜物啟

沙門元奘啟垂賜衲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且金

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

闕一字

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

妙目擊當

闕一字

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彩濃淡黻衣不能

逾其巧裁縫婉密雜縷無以窺其際便覺烟霞入室蘭囿

在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此恩支

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元奘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

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眾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

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羣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
謹啟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

謝皇太子令充慈恩寺上座啟

沙門元奘啟伏奉令旨以元奘爲慈恩寺上座恭聞嘉命
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加深戰悚元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
敢誓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
誠冀法流漸潤克滋鼎祚聖教紹宗光華史冊元奘昔冒
危塗久嬰疴疹駑蹇力弊恐不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
命知僧務更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沈失路伏惟皇太子殿

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
藍將宏景福匡理法眾任在能人用非其器必有蹟仆伏
願睿情遠鑒照宏法之福因慈造曲垂察愚誠之忠款則
法僧無晦老之咎魚鳥得飛沈之趣不任誠懇之至謹奉
啟陳情伏用慙惶追增悚悸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啟

元契聞七曜擣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
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
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

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元奘輕生
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啟陳謝謹啟

謝高昌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啟

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楫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
聖言是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
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
捨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什鍾
美於秦涼不墜元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
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

化不二之宗枿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
疑莫有匠決元奘宿因有慶早豫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
紀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畧得披覽未嘗不執卷
躊躇捧經佗際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欲一拜臨
啟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爲酌海但不能棄
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稟
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抵大
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之鄉並
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

令引接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
結娣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番煦飾
殷勤令遞餞送又愍西遊勞獨雪路淒寒爰下明勅度沙
彌四人以爲侍伴法服綿帽裘毯鞋鞵五十餘事及綾絹
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啟處決
交河之水此澤非多舉蔥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凌溪之
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倘蒙允遂則誰之
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謁眾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
未聞翦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元

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又前途旣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預增悽斷不任銘荷謹啟謝聞

謝賜假營葬啟

沙門元奘啟元奘殃深釁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頽草棘荒蔓思易宅兆亟歷歲年直爲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鑿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需感戴屏營喜鯁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

附啟謝聞事重人微不能宣盡

同日而造石浮圖發願文

元奘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像教倘生末法
何所歸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靈相幼知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仰止於
身心所以歷尊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東傳
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諦之宗黨同
嫉異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是以面驚
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潛祈靈祐顯特國威決志出一

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經是聖迹之處備謁遺靈但有
宏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
於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誠遂願言歸本朝
幸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震玉鼓紹隆像季
允膺付囑又降神發衷親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
爲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曜之文
鏗鉉韻九成之奏自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惟恐三藏梵本
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

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哉永劫願千佛同觀氤氳聖
迹與二儀齊固

辨機

辨機貞觀時人年十五出家大總持寺為薩婆多部道岳
法師弟子

大唐西域記贊

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
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

闕一字

生而不生起謝雖絕

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

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允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
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擣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
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
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羣有八萬揚區區別十二部之綜要

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驚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
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
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
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念總其源流三藏括其
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

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爲之教彌新備存經誥
詳著記傳然尚羣言糾紛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
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元至理冲邈研
覆奧旨文多闕焉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
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
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於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元
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
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
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宏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

千載之下十方遺靈悶於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
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元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派洪
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閒居學肆奉先師之
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
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
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
考厥眾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
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

且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
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於印度宣
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
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啟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
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
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
人咸仰盛德旣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

唐言解脫天

大乘法眾號摩訶耶那提婆

唐言大乘天

斯乃高其德

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

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元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
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園
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膺膺
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芒芒覽神迹而增懷仰元風而永嘆
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
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
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

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
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
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
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
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曷國伏毒龍所畱影像
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
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
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

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
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
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
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宏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
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蔥嶺之危
陞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邑謁帝雒陽肅
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
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
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

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謨推
而考之恐乖實矣有縉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
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
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
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元
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
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勝
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
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

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元同庶祛蒙滯
將存利善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
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
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
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
壽逍遙之集文住生肇融叡之筆削况乎刊方爲圓之世
斷彫從樸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辨機遠承
輕舉之允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
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

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
斯嘉會負鷄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
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
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
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
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
蓋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
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
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畧書

梗概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
然佛以神道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元則理絕人區
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
墟畧舉遺靈麤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迴互行次卽書不
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畧指封域書行者
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
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呈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
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
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

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園想
千載於目擊覽萬里若躬遊覽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
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
闕山經頒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慧立

慧立本名子立高宗改爲慧立俗姓趙氏天水人貞觀三
年出家幽州招仁寺又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
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

致于僕射書

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元穹之廓寥
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
因緣處無生其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沈淪四倒之流
而欲窺究宗因辨彰同異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
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
遊聖域詢稟微言總三藏於胃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
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
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
指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爲元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

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眾師之說造因
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
排眾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心媒衒公卿之前囂誼閭巷
之側不慚顏厚靡倦神勞頗歷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
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
崑閬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辨若訥所以淨名
契理杜口毗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洋之稱元
禮楷模之譽亦未聞誇競自媒而獲縉紳之推仰也云

元奘三藏法師論

觀夫夜星宵月繼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
之道在物旣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王潛耀之後阿
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遞生各
韞圖闕俱苞上智負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
岳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屍以伏天魔
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刹冒浪波於嶮塗或虛
已以應物求畏糧而行死地終令元津溢養惠濟無疆旣
益傳燈實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

遇法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象降靈山岳騰氣才過東箭
譽美南金雅操不羣堅芳獨拔以四生爲己任建正法爲
身事巍巍乎似嵩華之負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
而聰機俊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夫多識洽
聞之奧冠恒肇而逾高詳元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
滔乎藹藹乎實紹隆之器也神之將使像化重光於顏季
之期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往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
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至如黎耶
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

百有餘科竝三藏四含之涅槃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旨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洹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居二宗神鑑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爲精熟以此論該冠眾經亦徧常宣講元是彌勒菩薩所造卽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國靡

不歸宗稟義學之徒恒有萬計法師旣往修造一面盡歡
以爲相遇之晚於是服膺聽受兼諮決所疑一遍便覆無
所遺忘譬濛汜之納羣流若孟緒之吞雲夢彼旣嗟怪嘆
未曾有之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元耳法師
從是聲振蔥嶺名流入國彼諸先達英俊聞之皆宿構重
關共來難詰鴈行魚貫轂駕肩隨其竝論之詞雲屯雨至
法師從容辨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其盾莫不人
人喪輒解頤虔伏稱爲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
等見之報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覺梵書

并餘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
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
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并收羅研究達其旨得其
文并佛處世之迹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
崇高之塔那揭畱影之山皆躬伸禮敬備覩靈奇亦無遺
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
教六百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十九年春正
月廿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收霧
卷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郁

紛紛庶士詠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切利之下閻此亦足爲千載之休
美也法師此行經途數萬備歷艱危至如涸陰沍寒之山
飛濤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狡狴羶豻之羣竝法顯失
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之所不遊法
師子爾孤征坦然無梗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
竺之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酋長係仰天衢雖
法師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皇帝握龍圖
而纂歷應赤服以君臨戮鯨豕以濟羣生蕩雲霓而光日

月正四維之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
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無不
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麗正三善之
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旣而功窮原載德感上
元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又如西州石瑞松
縣琨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嗣承之業鳳毛才子之
句上果佛日之文歷萬古而不聞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
靈輔德元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眞際城壑五乘追思鷲
嶺之容竚想提河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震於三千天花將景風
共飛翠霧與香煙同馥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彼岸而有
期清虛蹈元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啟路而眾惑
知方商飈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也如
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兇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僞
歷校之深淺卽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暗乃朝陽之與螢
曜矣昔鍾珖旣至魏文章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
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况法師不朽之神
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

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霑像化叨厠末塵欣慕之懷迫於
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望之美絕後光
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覩縷也冀明鑑君子收
意而不哂焉贊曰

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紹繼唯乎哲人馬鳴先唱提婆
後申如日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爲貞士迴秀天人
不羈塵滓窮元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
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詢求陵危踐壑恢恢器宇赳赳誠恪
振美西州歸功東土屬逢有道時惟我皇重懸玉鏡再理

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曰余庸眇
幸參塵末長自蓬門靡雕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
攀依比之籐葛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

樂於以之樂也

幸參武木身中幸門德佩佩林高山
其樂三乘路爾十與象舞舞夫德曰也
而更夫曰余德也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目錄

元楷

陀羅尼集經翻譯序

明濬

答柳博士書

神昉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

去融

心銘

威秀

議拜君親狀

上請不拜父母表

元則

禪林妙記前集序

禪林妙記後集序

元範

議拜君親狀

崇拔

議拜父母狀

宣業

議拜君親狀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

元楷

元楷永徽中沙門慧可弟子

陀羅尼集經翻譯序

若夫陀羅尼印壇法門者斯乃眾經之心髓引萬行之導

首宗深祕密非淺識之所議義趣冲元匪思慮之能測密

中更密無得稱焉有高德沙門厥號阿地瞿多

此云無是極高也

中天竺人也法師聰慧超羣德邁過人弱冠慕道歷五竺

而尋友低心躍步而諮法要故能精練五明妙通諸部意

欲運西域之法水潤東夏之渴仰拌身許於險難務存宏
 道之心拔山巖而不疲涉流沙而無倦頂戴尊經向斯漢
 地永徽二年正月屆於長安奉勅住慈門寺但法師含珠
 未吐人莫別於懷珍雅辨既宣方知有寶故能決眾疑言
 皆當理然則經律論業傳者非一惟此法門未興斯土所
 以叮嚀三請方許談法三月上旬赴慧日寺浮圖院內法
 師自作普集會壇大乘琮等一十六人爰及英公鄂公等
 一十二人助成壇供同願皇基永固常臨萬國庶類同沾
 皆成大益其中靈繁不述

別在傳注

余慶逢此法不勝欣躍躬

詣翻經所希翻廣本屢值事鬧不及陳請恐幻質遷謝失
於大利便請法師於慧日寺宣譯梵本且翻要抄一十四
卷豎興國之宏基存隆民之祕寶歟從四年三月十四日
起首至永徽五年歲次甲寅四月十五日畢以後頻頻勅
追法師入內邂逅之間無暇復校此經出金剛大道場經
大明呪藏分之少分也今此畧抄擬勘詳定奏請流通天
下普聞焉

明濬

明濬俗姓孫氏齊人出家住京師宏福寺永徽二年卒

金定公集卷之八
卷九
二
答柳博士書

頃於望表預矚歸敬之詞覽其雄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
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
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沈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翳薈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伏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
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辨而摧
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
指因示果返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焉昔道
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雙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

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蕪慧
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宏法神異濟時高論
摧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武繼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
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畧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
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
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
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
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殄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
圓宗彌廣前列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

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求之無求蠹其實
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泊其深重空何以
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
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
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神役志詳本正末緝熙元籍
大啟幽關祕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
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服膺問途蓄疑請益固已飲河
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邇至於因明小道
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

祕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
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鈞深壤
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颺於辨囿摘光華於翰
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
覽太元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
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翱翔羣畧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
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

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或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音字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惟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

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復廣援七種而
只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
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
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
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
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
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

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
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
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一二冀詳大意
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夫呂公達鑑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
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宏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
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
府沈祕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
物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
屬呂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爲大覺元軀無爲是調御

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約不可成良恐言似
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師崔
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不混於淄澠蓋以自覽於
金鑰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
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
苑職處儒林捃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
法度皆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
耳於朝惟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宏護

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義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鄰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慚夕惕詳以造疏三德竝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旣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霑疾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云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林潢滂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概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明濬白

神昉

神昉永徽中法海寺沙門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

昔者旭照高山天宮御一乘之駕流暉原隰鹿苑轉四諦
之輪雖復發軫分達而塗無亂轍一雲普洽而卉木各茂
白鶴林變色慧日寢光達學電謝以息肩真人長往而寂
滅且前賢述聖難令各解後進孤陋更異親承况乎正法
既往久當像未定慧與福德異時醇化與澆風殊運然則
一乘三乘之駕安可以同其轍哉若識時來在數藥性勿

違然後可以清沈痼之宿疾體權實之同歸矣十輪經者則此土末法之教也何以明之佛以末法惡時去聖浸遠敗根比之壞器空見借喻生盲沈醉五欲類石田之不苗放肆十惡似臭身之垢穢故此經能濯臭身開盲目陶壞器沃石田是以菩薩示聲聞之形象王敬出家之服以此幢相化彼無慚顯二事之護持成三乘之道果故經曰爲令此土三寶種性威德熾盛久住世故又曰摧滅一切諸衆生類猶如金剛堅固煩惱然則三寶久住顯教傳於末法金剛煩惱驗障異乎一乘尋舊經之來年代蓋久但譜

第遺目傳人失記翻譯之主既往來茲之日罕聞同我者
失魄於真彩異我者大笑於淡味謬以千里能勿悲乎夫
極曜文天或蔽虧於薄霧至言範物時淪滯於邪辯鍼石
一遺有死生之巨痛纖毫錯學有昇墜之異塗其可易乎
屬有三藏元奘法師者始則學駕東朝末乃訪道西域輕
一生之性命涉數萬之艱難果能竭溟渤以索亡珠蹈龍
宮而窮祕藏吞法流於智海瓶瀉無遺受道氣於檀林香
風更馥至於因明三量聲論八音莫不究立破之原窮字
轉之本如來所說菩薩所傳已來未來一朝備集昉以薄

業不偶

闕字

一

真應幸達聖制亂於未兆後賢傳燈於既夕

遂使定死餘命冀返魂於法藥昏野迷方期還轅於覺道
於是染翰操紙杜絕外慮務詳至教釋彼紛執疇咨法主
重啟梵文粵以永徽二年歲次辛亥正月乙未盡其年十
二月甲寅翻譯始畢凡八品十卷以今所翻比諸舊本舊
本已有今更詳明舊本所無斯文具載於是處座抗談者
響法雷而吐辯靜慮通微者鏡元波而照心頂火暴腹之
徒戢螢暉於慧日喜足謙懷之侶談高節於清風矣前佛
既往後佛未興庶此教常懸永濟來者宏道之士如何勿

思

法融

法融俗姓韋氏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靈法師出家貞觀十七年住金陵牛頭山幽棲寺是爲牛頭初祖顯慶二年卒年六十四

心銘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鏡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過去來自邇胡假推窮生無

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爲微妙
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卽是
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
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元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
不生前念自滅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
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較乖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
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迷寂寂無見
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物常真森羅一相去來
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

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
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往
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卽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
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
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
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
卽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
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
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惟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

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
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
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
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
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器
內心虛真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
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
萬法無所惟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
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

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
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處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
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
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坐安眠虛室樂道恬然
優游真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
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威秀

威秀龍朔中大莊嚴寺沙門

議拜君親狀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
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
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宏出俗之心所以自古
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
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悠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
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
天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輜軒
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故得梵侶來儀相從
不絕今若反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證警俗之譽或陳輕毀

之望昔晉成幼沖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
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
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况乃夏勃勅拜納上
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
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
風方宏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效尤之傳伏惟陛下中
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咐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
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
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罔

金定全月文 卷九百一
君之罪謹列眾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
鑒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畧常談畢歸度於齊后
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風文表上請不拜父母表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一
梵網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一順正理論云國君
不求比丘禮拜元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
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
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

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竊
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乖物况挺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
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
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
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旣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
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禋福莫先
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
黷宸旒伏增戰越謹言八月二十一日

元則

元則龍朔中洛州天宮寺沙門

禪林妙記前集序

一切諸佛皆有_{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
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
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
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
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定光如來以髮布泥
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

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涉如
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
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
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明當生國王
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
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
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
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

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
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
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
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
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
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
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
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
卽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

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
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癯鬼降魔軍已
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旣成佛已觀衆生根知
其樂小未堪大法卽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
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
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
於一時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
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
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

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眾却後
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
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
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
以示滅又眾生根熟所以現眾生生眾生成盡所以現滅佛
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
藏阿難從鍊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
器一百年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鬼神於一
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
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
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念別記具之事不多
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啟箕疇載穆彝倫之敘
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闈而聳價
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祕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
燭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瓔踐位四輪飛德

豈能探蹟至真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其教孔修昌於
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帝陛下狗齊纂極聖敬凝旒十善
揚仁化柔蟠竈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元
範而摛詞藻常源而衍鑒需垂汗綉畱思給園遂以匠物
之餘親迂睿旨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
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襟伏以聖旨難晞元津罕涉
空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實賴叫閤時象罔其如得蘭臺
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獎鑒弗疲閱覽無滯乃
相與蹇怒林之英萼繳耆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

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
教海旣中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瞻之文
終資別錄竊以登荆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
貢於包匭况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
葉苟懷貞藹孰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肆披
簡則琳琅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
之畎澮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
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
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雙明染淨之

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敘各隸多
目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暖千門之列敞侈百隧之兼儲
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工而彬布
實由元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
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鳧洲故餘美
難極旣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剗削毫芒斟酌
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龍朔三年五月
十七日首奉綸言迄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
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可以振釋網之

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多聞之靈囿伏願
醍醐上味永沃神衷般若明珠長輝睿握斯文不墜真宗
與日月俱懸茲福無量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元範

元範龍朔中普光寺沙門著有別集二十卷

議拜君親狀

沙門元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伯羣僚等但元範雖不
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
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元妙將欲簡白

乍尋難曉今畧述內外典記明證不敬之理謹以狀上請
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元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
固山川之化聖者雖聲通冥運亦必假賢俊蕃輔子於百
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廷爭於未然
則恐機發於已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逾四大之尊超寰
寓之表越在三之義唱無緣之慈宏不言之化冥功潛運
故曰沐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爲無益者良不悟其所舍
也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無形也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者乎今既慧日潛暉

像教冥運秉法和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
三寶唯是一體無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矣若阿恕
伽之禮小僧諭邪臣以買眾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
令僧尼鞠躬於禮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
以奉法如弁舄翻加於首足實迴換惑亂之甚矣且王有
常不臣者三暫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
賓在位舜不臣朱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承二王之
後帝者尚所不臣况僧當大聖之允奚足致敬君主國之
賓序胡豫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眾用配敬於一人此蓋

菩薩比邱情亡物我况今尊卑位別殊非媿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函丈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忘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以亡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緇素於一時泯性相於萬古斯並大士權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爲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眾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邱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之

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爲仁者不取也又僧尼
族非蕃類性簡戎蠻稟中國而法四夷承剔割而紹三寶
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爲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匿聖
言禍鍾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者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
以弗縻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
黜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况僧尼索鬼神之
敬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胥於是汙鄙恐神明所不交
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幾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
化胄子闕啟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

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霑不拜，爲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無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宰之變怪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未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動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百姓之歡心。卽一人有慶者也。又介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况衣忍鎧，擯祖甲伏龍怖以袈裟，懾魔威於拈擻；逃隸出家，王親降禮，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

重是以道破宏人人蓋宏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眾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連河之化於茲闕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眾僧之損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爲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然之美無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必以經像爲蕪穢不足以崇仰僧尼爲臭腐不足爲福

田觀教籍者目焦修揖拜者變偃襲緇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齟於是嫌而棄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爲更始策三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隔教網於區外改容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卽如史傳不必爲長夜經子未必爲太陽司成雖學而無倦猶將闕焉於大訓况助國之美無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號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郟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

以加也是以大易蠱爻不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爲貴不以輕貶爲輕伏想僚案談誚正士爲之蠱害將生螟螣而議爲拜者非朝廷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於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平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况銑削僧尼信知濶達之資爲日久矣間者有執權少主謀篡微君私佞自媚陷墜家國又一蕃小雄雌互舉雖暫誅除尋革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

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
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道俗資勲家國延祚可不盛
歟可不盛歟勅以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爲爽
其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宏而護之家國之政
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槩蔚好爵自縻祿秩
優寵華萼繼允蘭菊緒榮感福慶之內資思宏益而外護
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照
察沙門釋範敬白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崇拔

崇拔龍朔中襄州禪居寺沙門

議拜父母狀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
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
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
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
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
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予惑伏願請從君敬之
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七月二十五

口上

宣業

宣業龍朔時司成寺沙門

議拜君親狀

臣聞至道沖虛般若元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
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雞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
扇千載同尊謹案梵網等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至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為祖尸嫡允冠阼
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

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從四皓於方外豈况受付宏宣
闡揚元教旣許出家理宜隔俗况遣朝拜誠所驚疑用人
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容節也去俗之
人身被忍鎧今同俗跪翻貶朝儀上庠謬參賢館沐恩旣
重敢罄諛聞謹議

重煩審定開監籍

人良好必驗今同分

氣去野歸未而且然

關州云幾幾信由家

去之不引其數以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目錄

道宣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

妙法蓮華經宏傳序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序

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迦方誌序

釋迦氏譜序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

道宣

道宣俗姓錢氏丹徒人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父申陳吏部尚書九歲依智願律師出家年十六從智首律師受具隋大業中西明寺初就詔充上座龍朔中住京兆崇義寺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福田之路

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上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
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呈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
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
由行闕光時遂令上霑優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窳隆三
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竝是暴虐之君故使布
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
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
擁滿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

叫閭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棲遑於百慮所以
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尊崇付囑
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
具以啟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
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
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

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眾陳誠載啟福
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
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
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
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
深經俯仰棲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
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啟

僧道宣等啟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

望伏惟夫人夙著薰修故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
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實深荷戴之情然於
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
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
慈覆特爲上聞倘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
啟以聞塵擾之深惟知悚息謹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眾開福田之

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
靈迴向然以慧日旣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
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於視
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
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
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
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
際宗途旣別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
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宏護在懷流光不絕比以時經濁

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
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
議之勅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
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
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
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宏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

十七日

妙法蓮華經宏傳序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
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
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
中後秦宏始龜茲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
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
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宏秦本自餘支
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歷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
大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
成機分大小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乘

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下白授
記俱崇密化之跡所以放光現在開法請之教源出定揚
德暢佛慧之宏畧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
墜繫珠明理性之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
陳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一極悲心拯昏迷
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歷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
者無出此經將非機教相扣竝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俱
威王之餘勩輒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
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土之元猷宏贊莫窮永貽諸後云

爾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序

觀夫法王利見權巧殊途或聲光動人或開智攝物立儀
列相興像設之機緣聚沙塗地表乘時之淨養斯德有歸
可畧言也有師子莊嚴王菩薩者學周八藏智越五乘籍
勝報而開教端寄善權而行圖範故使方壇外啟圓場內
羅列八座而延八聖陳四報而成四德空有兩業自此修
明大小諸乘因茲增長可謂總攝六度之元畧統願行之
明規其道易而可修其儀約而難隱智有通塞道涉窅隆

時運所歸近聞東夏逮龍朔三年冬十月有天竺三藏厥
號那提挾道開萌來遊天府皇上重法隆禮真人厚供駢
羅祈誠甘露南海諸蕃遠陳貢職備述神藥惟提能致具
表上聞霈然下遣將事首途出斯奧典文旨旣顯異由來
之所傳道場不昧赴機緣之浮業輒以所聞序之云爾

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
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法正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
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王

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
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
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畧宏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
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
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畧詞
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宏一乘而揚士眾世稱筆海時號智
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受於經唄傳神度
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
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

者卽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
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心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
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
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
經七旬兩表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敘
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
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
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於藏部後

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臆斷號曰僞經相從捐
擲斯徒眾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實菁華理
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
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宏贊佛經者竝號阿
毗達磨卽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
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畧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
摘扶踈之茂美足以啟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
而讚之廣於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
開七眾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

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釋迦方誌序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
修而武功暢故使青邱丹穴之候竝入提封龍沙鳥塞之
區聿遵聲教膜拜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琛奉贄表懷柔
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書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
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崑邱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
皇畫野近表臨洮漢武封疆關開鐵路厥斯以降遐討未
詳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寶惟玉門之

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燕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歷夏
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開大夏之名軒皇之遊
夢也初述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
入秦日磾仕漢聲榮覆於葱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
其徒繁矣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
詭雖陳之油素畧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
乎以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覩相從奔競虛
爲寶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瞻赤縣崑崙天柱
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胡國安用遠籌空傳緡簡是知

身毒之說重譯臻焉神異等傳斷可知矣自佛教東傳榮
光燭漢政流十代年將六百輜軒繼接備盡觀方百有餘
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
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覆尋斯致宗歸譯人昔隋代東
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著西域傳一部十篇廣布風
俗畧於佛事得在洽聞失於信本余以爲八相顯道三乘
陶化四儀所設莫不逗機二嚴攸被皆宗慧解今聖迹靈
相雜沓於華胥神光瑞影氤氳於宇內義須昌明形量動
發心靈洎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詳但以

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緒釋門共歸故撮綱猷畧為
二卷貽諸後學序之云爾

釋迦氏譜序

古德流言祖佛為師羞觀佛闕之本系紹釋為姓恥尋釋

氏之根源以今據量頗為實錄既云革俗義匪憑虛昔南

齊僧祐律師者學通內外行總維持撰釋迦譜一帙十卷

援引事類繁縟神襟自可前修博觀非為後進標領余年

迫秋方命臨悲谷屢獲勸勉力復陳之試舉五科用開三

返想同族法種詳斯意焉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原夫大雄御寓豈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總歸微顯一理
但由羣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
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
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宏是故特須尊重於戒
故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
惟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爲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
進前修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
自慧日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

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眾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宏之在人人幾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厯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覈其宗緒畧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掛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非之迷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指實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其羅

種類雜相畢陳但爲機務相訓卒尋難了故畧舉羯磨一
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
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
統關諸部撮畧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竝至篇具顯
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
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敢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
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眾豈令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
也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
故使提封所漸區宇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
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憑布英聖之良術
遂有天人受道龍鬼皈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
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卽因而陶化
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僞交正
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
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
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

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
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圃而登其信故
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
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
仙袒形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
靈赤澤曜彤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
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
惑於是鑠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
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

事既顯將務宏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
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
風抑邪通正於斯啟轍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
瑣黃巾時牽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
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衰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
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
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
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通
直能無猜貳孔子之在東魯尚啟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

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
旦張葛交論實繁故商摧由來銓衡敘別筆削無濫披圖
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
括覽者詳焉